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十八

奏申　　　　宋　李曾伯　撰

謝宣諭將命往往弼閫奏

臣月十九日蒙左丞相遣至專遞俯宣聖諭恭奉

天筆臣手奉宸翰寶百拜祗誦天光下燭咫尺鑒臨臣不

肖任負荷之遠感激恩寵深以懼臣伏讀聖訓將

帥闡睦之陛以稽綢繆之圖臣有以仰見陛

下軫慮風寒愛惜日力一飯不忘于鉅鹿萬里明見于
河西可謂規模宏逺矣邊陲局面更易宜屬重望如臣
迂愚而不武譾薄而寡能比蒙起廢以典藩曾蔑效勞
而報國詎期塵陋上簡淵衷賜之細札之丁寧預以宸
謨而商畧將命臣往任剕閫力加整頓且俾臣奮志任
責臣聞命震慄慮弗克勝伏念臣昨由東淮叨恩收召
自貽罪戾累玷人言倘非陛下堅凝聖心力排衆毁保
全覆護臣何以復有今日臣之此身自當塗原潤草以

圖報効況被隆委豈敢辭難臣自幼侍親官游及壯從

軍幕府多在襄漢粗所更嘗第由比年以來未詳彼中

之事然以睿謨之所指授其在微臣若已身親如推廣

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

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招輯流徙可以固人心

凡此四條委為急務臣載思昔歲承乏于淮亦耕築之

並修亦蕃漢之雜處利權既革軍用實繁游經流離尤

費綏輯臣仰憑廟算獲展愚忠其于邊防果若家計遂

克畢二三城之修浚豈惟省千餘萬之科支幸疆事之
不虞而人心之不怨今臣若爲判役亦用淮規所當靠
實以亟圖未敢揣摩而踰度措置葺理嗣具條陳彊公
康敬祇遵嚴厲誓竭涓埃之力仰酬海嶽之恩所有瓊管
黎人不靖連歲未安臣調遣兵將應辦錢糧不敢以殺
伐爲功大槩以招諭爲主近者軍獲累捷敵有悛心仰
賴威靈將就帖息臣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以其蚩蚩小
醜豈足上勤顧憂不敢輙具聞奏併乞睿照

荆閫回奏四事

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戎淮罔績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蔑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踐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預授閫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之良策當世之急

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自服膺訓飭願竭涓
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臨疆場親訪軍民聿昭
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為
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自江北諸城往罹秋難閒田
曠土彌望荊榛皆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
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
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艱于經畫未易
廣于開拓也本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

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愚料珙亦夸言倘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于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急之椿備舉

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產之家仰為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于巨浸歲事已乏于全功而况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以每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于誤邦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

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閒親率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來與金為隣恐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近歲敵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于邊州守將

博易馬足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猝是賫巳貨越吾土以求鬻于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賫督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衞以軍兵泝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

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羸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敵情可以得敵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為公計茍藉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

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塲必至于廢而不敢為矣又況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畧嘗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寛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款敵情異時閒計之可支斯可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樊城畧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為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説也至于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

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天下而漢陽耳
漢陽距鄂一葦敵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
一新規模從事畚築亦既浚淺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
此外諸城多臣寓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在伏讀
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蠡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
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隳甑之視將復金甌之全
聖意蓋有為而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
敵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疸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

河不殊曩時擊析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睿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敵人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畧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令欲付之以此捐軀効力固不敢辭但今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鄧復武當荆門凡十郡房元無城未暇

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荆岑通襄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于孰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褚裒商浩秪貽笑方冊也今將為修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乘虛矣）糧支某歲從何而取（須是令外辦此一項糧食不妨常泰）器械從何而辦財

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于素無虛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于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冦江南者猶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反其舊土者鱗鱗不絕于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

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敵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豺噬非仁鷙擊必匿慢藏啟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得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給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于為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不益加勞來

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
為蕃漢之撫摩不專為吾民之流徙與言若此臣罪不
勝所恃明王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
太廣不為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強中
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
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無
虞蠶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
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

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猶恐拂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降人于近塞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苻堅不聽王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于此往者則幾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于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浸裕勿露機括思所以處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

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于拳拳嫠緯之心爾伏望聖慈容與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輒進狂瞽之言嬰瀆霆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于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于前時材力豈堪于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闔費匱乏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

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項虧其可以有立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方異而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況衰竭者乎强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肩一心展布四體誓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胸臆所蘊筆舌難窮併乞睿照

手奏荆閫事宜

臣無似誤蒙陛下斷由乾造甫令戍嶺徼俾牧荆食息銜恩靡捐難報臣乃者六月六日至治所周咨輿論既及兼旬嘗具奏函仰復奎訓已于七月三日附遞投進臣本不當再勤聖覽第念機事倘不密則害成人臣寧有犯而無隱用敢手陳瞽見塵紊淵聰謹條具于后

一京湖息襄失守踰十五年眷言興復之圖豈無智畧之士亦由量力將以俟機臣竊意陛下與念畀付有

家宵衣旰食不忘鉅鹿為之臣子者詎可置此度外臣雖駑下然嘗熟思形勢妄起圖惟用炎天數月之工趂漢江一水之泛乘彼斂迹為我進屯奚果任責之無人惟恐措置之不力今其嗣位未定骨肉交爭倘或事會之可投毋亦拱手而弗顧昔王濬贊伐吳之決亦恐吳人若更立主則强敵也今日之事頗類于斯陛下何惜不與大臣密議預儲氣力大作規摹寧先計而未可輕為毋可為而乃至無具萬一竟為

盜有悔將何追大要當思趲調二三萬之精兵措辦
年歲間之糧餉器械守具那寛就急色色稱是悉皆
布置近地勿泄其機如明年欲圖須今歲當辦區處
既定然後需時而動衆謀畢協一蹴而成且築且耕
為必守計此復襄之畧也其餘底藴未敢盡陳
一京湖所管諸項官軍雖通九萬六千餘人任責邊面
江面上下數千里秋防在即見議擺布兵之屯江陵
南岸者如公安松滋安市下沱等共一萬六七千人

距城一江之隔內多北人其屯江陵城內外者共二萬三千人差出老弱皆在其數城外環列諸堡障護一水近二十處邇者十數里或二三十里遠者至一二百里其中分布守把或老小亦移屯馬少者百十人或三四百人多者至千人總而計之共萬餘衆此項所占兵力多矣最是望之雖浩瀰一水決之則散漫平原保隘星分氣勢間斷姑藉此以張形勢聾敵情則可設或寇入則備多力寡能為人累恐不能限

戎馬之足也猶幸前政一新壁壘緩急足以自固耳
昔光武命吳漢伐蜀進逼成都去劉尚營二十里光
武聞之大驚恐緩急不相及賊出兵綴漢以大衆攻
尚已而果然漢亦自謂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并兵禦
之而後勝此明鑒也以臣所歷淮間瀝湖芍陂水亦
浩渺彼皆可決維揚堡塞緊在城側我且自毀然則
水豈足恃堡豈可多陛下試以臣此言叩之兩淮曾
戰守將校即可知矣雖然連政規畫既定兵屯方嚴

臣今未敢驟更姑循謹守萬一有警却須臨機應變

別用活法不敢不豫為聖聰告

一臣前所奏外强中乾之事幾若危言上觸霆怒然厥

證所不難見有識實所共憂臣前所謂處之之地用

之之方盖有二說謂處之之地者盖南岸所聚其徒

實繁稍或譸張必至震動莫若用賈誼衆建少力之

策近者江水泛漲此軍營寨俱被浸渰是雖天災流

行不能無暑雨之怨亟加賑恤僅僅相安或謂乘此

水災作朝廷體訪下之制閫俾令遷踏高燥移寨柵于江北此一說也謂用之之方者此曹每聞風颷之起常有飛揚之心安居無事非其所樂諸葛亮所謂住與行勞費等與其蠶食內地孰若推鋒向前如將來為修復之圖驅之以為征調之用勝固可喜敗亦非憂此一說也二說雖非過人可取之論然亦銷患未形之方

一榷場互市遞年夏潦一生南北通還買賣用舟載貨用

兵護舟僅可貿易一兩次而止八月以後即不敢往矣今年臣之到任已是六月乍到未諳事體本亦躊躇適聞北客見在樊城若誤其此來恐後將失信彼亦具知易帥深慮違約繼而知臣奉命而至始皆懽然蓋以昔在淮壖有曾中馬粗不失信于彼其管場頭目遂以書來催促博易臣猥分邊寄非可外交本欲謝而遣之以比者恭奉宸謨俾令措置前此兩政已與往來若加驟絕必啟怨釁臣已于數日前辦少

物貨專差總管李瑛親往貿易及差兵船防護以往
己責令八月半以前竣事而歸司發貨變轉方見其
數或謂官自為之莫若通放商旅抽解分數力省而
利疾臣來歲倘未罷去別作規畫臣已續具奏聞

手奏回謝御札戒諭荆閫事宜

臣今月十日恭準御札臣熏香浣手端笏祗誦天光咫
尺奎畫陸離㝡爾疆吏之微辱茲睿眷之渥臣感懼驚
喜交集于中伏念臣猥以庸謬誤被簡知比當領事之

初恭稟宸謨具奏兵事迂疎弗切上瀆淵聰踏地局天正侯鈇鉞敢謂陛下恢乾坤之度取芻蕘之言俯錫訓辭申嚴戒飭謂其粗有于本末且令先定于規模細書何止于十行明見足昭于萬里有君如此千載一逢犬馬雖駑敢不罄竭臣伏讀睿訓前此批去項目乃要務鉅節臣蓋以仰遵指授洊具條陳大畧耕屯今歲既蠲復損（前政臨去減額二分秋夏水損何止一半）收數大虧爾後經營尚賒課效（例是召民耕佃三年後方取課）目前互市貿易秋深水涸不敢復往

（常年例是八月清野即住互市）新年措置勢用通商（制司本錢有限不若通放商賈抽解）城壁之修復襄漢諸壘固皆在望然取之非艱而守之不易共圖其實乃可有為徒啟其機卻恐無益（前帥今年三月令張禧戍舊郢州以人少城未足恃禧求去已替之）流徙之招輯南北諸人固幸相安然所隱之心難盡形之言養成其驕始非一日粗且姑息患在異時（缺）

臣前已一再數露其概矣今蒙陛下令以難易先後區處酌斟臣用展底蘊以告臣竊謂京湖十數年來以孟珙之威望膽畧節

固根盤似道之精神力量頤指氣使有爵賞以奔走人才有金帛以招徠豪傑朝廷每事寛假有請曲從皆足以專制一方猶未能修葺一壘今臣起從久廢本乏他長獨賴陛下不以庸愚委任責成固當畢力一心上遵明訓不當以今揆昔徒費空言然自到任連月之間審觀司存今日之勢調度如故氣脉則枯憂責過前運掉寖窘以兼總謂道融而今則諸路綱欠蠲放不貲歲失茶征近千百萬諸軍券食則分文粒米不可省也蘷置

策應已十數年今罷此一司制司歲無二百萬之科降而所謂應接西援者則樞密行下緩急相應元未嘗逭其責鄂無節制近十五年今以漕（缺）之于事體固所當爾然司存兵財大計舊置分司于彼賴以應接既事權不一勢至掣肘分幕之屬總戎之將皆望望請去而況制司茶利亦自歲失百萬之入天時不偶今歲又無屯田之餘此去之難不言可想是皆臣所謂調度如故氣脉則枯者也至于公朝責任則近得廟堂咨諭因間敵

有窺襄之意今遣調數百人先入為主臣不敢有違見因互市已調兵六百人屯于城中强敵相望鄧樊多詐叵測狐軍遠戍詎可不憂貿易既歸未知攸繼置司自來不任糴事近聞朝廷幾誤以耕屯當和糴既而命糴七十萬石臣不敢有違幸因總所以置江西湖南北場分亟作收糴及委漕憲相助京湖産米有限况值水傷出少食多寧免艱糴本錢弗繼尤懼失時畧舉二三大率不易如此而倘使少存事權可以軒輕其屬幙府許

寛于辟士那寄閫得以薦人俾共協心固非所慮其或邊閫艱難之地動惟有司文法之拘則士大夫擇木而依彼見他閫之擢用如是此閫之扞格若斯向捷速而今齟齬人將鄙而遠之詎肯樂附其誰共濟哉是皆臣所謂憂責過前運掉寢窘者也臣抵戍未久銜戴上恩正顧少有所見固不敢以事自沮也但得朝廷弗以駑駘易制其視前後毋過懲抑畧加假借則邊鄙閫事亦未有不可為者全在陛下主盟之而已乃若規摹二

字明聖格言倘不思先定之圖而姑為泛應之計是真
不可者臣今據司存局面只得以束斂為先以葺理為
急至于先後難易則互市之利為易見所合先圖耕屯
之事非難行然在後效修復人所難之者然如臣近所
咨奏亦豈無區處之方招輯人所易之者然如臣近所
過憂不可無斟酌之策臣之此心惟明明其鑒臨之臣
又恭準聖諭守襄之傳不必問其來否當乘此暇隙亟
作家基以互市諭敵人款其他謀臣仰惟宸算洞燭戎

情已嘗備見于數陳不謂上合于指縱敵雖聲言守襄
近據邊報傳聞彼敵人欵幹臣者亦五千守襄爲憚繼
欲守樊又傳止欲守裕矣臣皆曾備申密院敵謀甚狡
彼苟無大氣力決不輕進重地以臣愚料事未可知爲
國良謀機恐易去倘不預爲布置大作規模千百孤軍
等于覊旅烏作家計臣不敢具文應承上欺聖聰也憲
宗伐蔡裴度贊以斷與不斷之言晉武平吳惟羊祜杜
預與帝意合惟陛下密與大臣熟圖之臣語言率直盡

出由衷惟聖慈赦其萬罪

回奏宣諭經理

臣恭准三月八日聖旨宣諭經理一事固其時矣須當條陳來上與廟臣熟議臣恭稟睿算即合再具開畫開奏竊念臣自到任以來前後數陳復襄事宜上徹聖聽次達廟堂中間合用兵將錢糧等事悉已具控近者正以廟論未定嘗遣屬官鄭士鉉赴朝廷稟議繼得其報傳道丞相之意已有區處將則許借呂文德總統兵則

許摘調萬人以助役錢則許科千萬以給用惟糧餉一
項蜀米旣無指準朝廷未有科撥若得科二十萬石臣
當趲那見米應之度皆容啟臣已再令士銓禀聽規畫
轉眼四月進止遲速正當決于此時但為此大役人知
其難臣所以仰奉宸謨顧效駑力非特慮彼敵之所有
亦欲銷我患于未形然而久棄弗取今取必爭利雖居
多亦豈無害目前使當為惟征惟築之計事定乃能用
且耕且戰之圖事緒孔繁關繫不小若非主盟之堅凝

孰敢任責之輕易臣得士鉉書丞相猶慮浮言之惑恐同列之沮觀此則丞相雖合上意他人未必叶心萬一始謀勿堅中道而畫却恐貽笑敵人啟釁封疆此不容不預以密奏者欲乞聖慈與邇臣熟議早賜乾斷俾臣得以遵守毋失事機

回奏經理事宜

臣三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四日奉聖旨令分司財用司支撥十七界官會一千萬貫文付京湖

制司椿管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三月十八日奉聖旨令沿江制司調遣二千人江定軍都統司調遣三千人潭州飛虎軍調遣一千人江州節制司調遣二千人前往京湖制置司增添戍守臣已具恭禀回申尚書省樞密院外臣竊照朝廷上項科錢調兵盖將經理襄峴邊臣所當遵奉上命圖惟舊疆但襄自丙申失守委棄十五六年城壁頽毀灌莽彌望一向揆時度力養威伺釁未暇修復臣舊歲此時尚在桂林恭奉宸奎俾復城

壁仰窺聖算意實在兹自後屢得廟堂書必勉臣以經
畫臣巽懦書生到官未久事非素具自知豈克辦此惟
以國恩深厚詎敢辭難睿斷堅凝義當竭力去秋蓋嘗
一再修奏事力則易欲全誘荆襄之事力則難大要得
糧米一十萬石朝廷及制司各調兵一萬五千人乘盛
夏以進方可有為臣前後確守制説必蒙天鑒乃若其
詳悉條目則去冬十一月九日嘗具親劄稟白丞相迨
至正初未聞朝廷有所區處臣恐日力易失未免委屬

官鄭士鋐躬詣朝廷請命以決可否正此夙夜鞠躬以俟圖効犬馬之愚以報陛下繼得士鋐書具傳廟堂指授志在必為將則許差呂文德兵則許調萬人錢則許科千萬而獨于糧餉一事未有科撥數目臣已驚懼今則遣將既愆于素期調兵僅半于元請緡錢雖科尚在遥遠糧米至急未見施行即此規畫公朝幾類于易覷責之驅馳邊臣豈敢以冒往伏念臣向在淮甸連葺泰泗壽三城凡是遣將調兵給糧備械非朝廷悉加之助

則制閫亦無此力然且壽未成而敵已闖泗僅立而敵
已窺雖備彈固圉之謀猶莫逃挑敵之謗而況襄樊二
城咫尺宛洛久棄勿取取之必爭今往必得得之責守
始至則爲惟征惟築之計既定徐爲且耕且戰之圖非
兵何以布置非糧何以贍給始謀勿審後悔曷追此不
容不瀝血忱以告之陛下也今月日已迫非猶豫之時
命令既 [缺] 放必漏泄于敵在朝廷只得堅持國論以圖
必成斟酌事勢以濟不及載惟與此大役色色欠闕如

錢楮之未可以數計器械之未可以件名若將若兵日前不敢過有請益惟所急者二事其一臣始謂朝廷科糧二十萬石則臣于總所見運經常券米內那寬就急趲以應用却將所科米補數今既無所指擬後將何以為繼萬一諸色之興卻將誰執此項乞速賜應副其二則上流舟師素來疎畧非藉許浦澉浦及下流兵船三二千人由江浙漢上下往來張耀聲勢無以為護糧之助此項乞速賜差調臣除已一面于所部內差摘兵將

整辦聽候外兵之進止惟候此二事以決臣竊計奏徹
淵聽當在四月初八日以前伏望聖慈亟命大臣速賜
處分臣于四月二十日以前恭俟回降如蒙由從前請
臣即當調兵以進并檄諸路之師陸續起發若出四月
則此事今歲不可為矣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惟陛
下速圖之

出師經理襄樊奏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南北必爭實為國家

舊境臣猥以無狀自去夏桂林蒙被恩擢首奉奎畫戒以修復城壁為事臣仰體皇帝陛下興念祖宗畀付有家不忘舊物每飯在鉅鹿下圖惟經畫將俟機會臣不揣犬馬之力勉奉鞭策自祇役以來曉夕思慮深恐無以報効中間疊承廟堂指授恭傳膚斷俾竭臣愚臣雖巽懦寡謀到荆日淺揆分義之所在及形勢之相關繆為疆吏固有不容辭其責者前後屢陳修畫惟懼事未能具力不逮心將負陛下隆委乃者三月之末連準朝

命調兵科錢許給糧米臣方此量功慮事若虞機張未
敢輕發而江黄之師倏築境上三軍將士相與讙傳臣
恐此聲已至敵國或來此而先據之則重貽天顧憂此
月十七日又蒙丞相賜書謂已同東西二府奏之上聽
丁寧勉厲戒以必為臣敢不恭奉宸謨選調師旅乘此
春哨初退夏潦方生布宣皇靈徑趨峴首已于四月二
十日庚戌躬率將帥禡告明神就以是日巳時遣行爰
遵便㫖命荆鄂副都統制高達任責經理襄陽城壁總

統諸項軍馬京湖制置使司帳前副都統制晉德同共任責經理襄陽城壁專委以防衛之事制置使司屯田幹辦公事王登權通判襄陽府兼管幹襄陽制置分司總管張禧任責樊城裨禦總管李瑛同任責樊城捍禦兼提督榷場次委總管王該商確軍事路分李權受給錢糧撫幹楊孝錫同僉分司調江陵戒司諸軍飛鶻馬軍先鋒軍神擘弩手飛山軍强槍手親勁簇帳軍共四千七百餘人則權總管宋永堅路鈐康玉鈐路史伯英

馮安忠高彪賀順等分將之安市飛鶻精鋭馬步諸軍二千人則路鈐張順等將之滸黄洲勇信軍三千人則鈐轄韓伯榮等將之鄂州忠義虎翼軍三千人則鈐轄管仲才等將之總所勇勝軍一千五百人則鈐轄王兕等將之岳澧常德壽昌松滋下沱公安等諸軍共六千八百餘人則路鈐邢斌李和鈐轄盧秀陳堯卿孫應得路分曹孝忠李興等分將之共計官兵二萬一千人皆是選摘南北之鋭以往先是十九日吉文瑫以江黄師

五千人至亦命相繼以發外此諸項兵船共四百隻軍
哨共三千餘人則先期已委路分翁貴李及仙路將向
椿年等部押津載資糧自江入漢至于軍行糧餉最急
臣則幸已節次那趲制總兩司經常糧米自今至郢者
已三萬餘石入魯洑入沌口將至復州者近五萬石在
蘄黄九江上下者近十萬石見取澧州米二萬石指準
潭州米三萬石共約二十三萬餘石臣見委鈐轄熊山
于州鈐轄徐青運幹汪應時于漢沌口制江幹趙畣夫

路將宋萬年于潭州等處制僉李琪復于州路分梁定國于岳州料院戴瓚于鄂州上流自潭下流至江沼塗分任催督並令陸續至郢于郢則亦置制置分司僉廳專任餉事命權安撫司計議官方文炳主之團集兵民輕艘轉漕而上自郢至襄水程七百里素多灘險慮防抄截又須計辦陸運以濟不及見委松滋都統司計議官鄒琳區處欲檄新沅守聶崇權制機宜鄭士鉉兼董之須是八月以前二十餘萬之米悉入襄陽城中除役兵

餉食外存留十萬餘石以餉留戍備至來夏方無遺慮乃若經理之初務要多得竹木以為排筏樓櫓造作等用臣則今春已委陳宗海葉之才等部兵往均房沿流預期採伐近得其報已辦巨木數萬竹亦二十餘萬緘成簰筏只候官軍一到順流而下度必不誤指準臣區區經營之計伎倆止此又慮敵知我師入峴或肆侵軼以乘吾虛以掣吾肘併選調鈐路温和劉整馬榮孫威董順等各以輕捷之卒布置于沿邊諸山險間叶謀

守將糾率寨戍以備不測繼是師行之後臣惟知率司
存僚屬別模等盡心力之所至以圖應接已置專行一
局今鄭士鈜陳元桂管幹亦已面戒高達而下相期協
力限在兩月要見功緒仰惟上天助順人心思奮庶幾
披荆棘立官府以期上稱陛下規恢之畧惟是創殘棄
地窓邇醜類今欲三數月倉卒之間復還十五年高深
之舊百色當辨非財勿行一物不牢前功盡廢荆閫之
拐虛有素而餉計之應兌已多見糧雖那趲而諸屯將

有不繼之憂諸軍當起發而庫管幾乏可支之鏹衆目共視一語不虛暫費勿靳乃可久寧始謀或疎奚免後患倘遂僥倖防冬之後便當綢繆嗣歲之圖全望朝廷曲賜之扶持不以邊鄙尋常而概視俾得畢力征築徐議屯耕仰托宗社之靈獲逃封疆之責臣不勝幸甚繼有合行事件續具奏陳

可齋雜藁卷十八

可齋雜藁卷十九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臣竊惟京湖之重鎮三曰襄荆鄂先朝皆命重臣分任守帥自襄失守中間荆與鄂分置兩閫至孟珙而合由是事權盡握于荆而鄂為輕矣十數年來置閫多委參機分司于鄂以總軍事而郡守不得預因仍至此習以

為安臣每私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幸無事則已一旦有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良規也臣去歲預事之初首蒙朝廷命守漕蕭逢辰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臣不勝深服朝廷處置之當所以一聞成命即力破羣議深自討究盡以本司所屯鄂州軍馬撥聽逢辰節制既申之公朝矣未幾樞劄行下猶欲存制司之體統迺令逢辰止許節制水軍餘仍隸分司自此又復數月其間掣肘之事有不容盡言者近以修復寨峴征調四出未暇

為朝廷告竊思京湖一道自昨孟珙以和好往來慮雖間入頻年終無大侵軼今襄陽既復慮所必爭秋風一生必以忿兵加我先病覲證或者實表虛裏之憂同舟異心豈無淪胥以漸之懼臣夙夜以思正欲少圖更革六月十一日忽得荆鄂都統張勝書其云云于郡吏者如彼十九日又得湖北運副兼知鄂州蕭逢辰書其云云于分司者又如此大概祇因近日一水之泛戎司則以隄築欲得錢米州郡靳而勿應州郡則以軍兵怠于

隄役分司格而勿行臣反覆二人之書為之驚懼竊謂此何如時也鄂為江湖一會府所以相維而共濟者實一二賢雋是賴其可以杞魯相視如是乎況江流汎溢是以易禦之變彼此劍佩互相推避紛紛已若此設有武騎千羣飄忽臨江又將誰與應之縱使制臣平時布置嚴密兵家安危在漏刻其能倉卒遥制于千里外乎事勢至此固有不可沿襲于舊者矣臣照得都統張勝固荆楚老成之將第去年因逢辰節制托疾告連月不

出度終非樂與共事臣雖勉之體國兩月之前亦方
以丐去請又照本司分司史子暈久著幕府之勞近者
申辟于朝已蒙除知漢陽軍待次不過踰年臣正欲假
此一麾華其出幕子暈方亦有請也臣度勝與子暈之
意殆亦皆以秋防為憂其與州郡脉絡相通共治則可
兹形迹既異並立委難今恐至此戎帥不容不更易分
司不容不省併臣又因思往歲誤分淮閫以合肥相去
頗遠嘗請諸朝命提舉趙希瀞兼參謀官管幹留務西

堧賴之應接今合肥以許堪兼謀幕亦近比也大抵一
乃心力其克有勲今出二三動豈能吉有如蕭逵辰久
歷邊陲兼任臺郡倂當一面優有餘力臣愚欲望聖慈
出臣所奏示宰執大臣咨加商確速賜處分如臣言可
采乞命逵辰兼本司參謀官仍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却
容臣以鄂州分司倂委之庶幾責任專事權一不至蹈
大易輿尸之戒所有張勝欲乞召歸禁衛别付戎閫史
子暈欲乞添差議幕俾得新次其荆鄂都統制職事自

合恭聽簡擢緣漢陽軍際臨江面近據守臣楊履之申
倫禦全然疎畧方議修整臣竊見左屯衛將軍湖北總
管何舜臣京襄舊將沉毅有謀嘗歷戎帥三為邊守有
聲漢陽乃其舊所更歷僭敢以其姓名上瀆選擇若蒙
特加 除授俾替張勝則鄂漢中流有逢辰以專節制之
權有舜臣以任捍禦之責度必能相須以濟共飭秋冬
之備上寬宵旰之憂臣亦獲逭曠責不勝幸甚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有危悃上干聖聽臣一介庸愚誤蒙陛下之隆委以有切於國事之利可以支吾毫髮不敢以塵瀆茲有切于國事之利害關于歲計之經常者二曰科降曰和糴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不容不力為君父告所謂科降者總所每歲下半年蒙朝廷貼科創增米三十萬石連政積年以來例蒙依期利撥司存視為經費每至下半年諸屯軍餉支遣將絕賴以接

濟此非因臣任内始有此請亦非因今年經理挪為此名近者蒙朝廷檢照年例已降指揮科撥司存正欲分撥治邊諸屯以備給餉繼而開會所屬報到科數則三郡節制司尚欠一萬五千石（折屯田穀三萬石）京湖制置司之五萬石（折屯田穀一十萬石）則本司報到見穀已盡所存黍麥雜色不堪餉軍江西軍司之十五萬二千石則欠米七萬九千二百餘石興國軍欠米八千石是今年下半年米未科者猶有一十五萬二千餘石此外所謂令江州截

撥淮西米二萬石亦未可指準是前項合科三十萬
石之米止已得實米一十三萬石尚欠一十七萬石未
有取撥之地也又況今歲閏十月照經常合科貼支米
六萬石見請未報前項既未有見米則此項必又俟新
糴司存自此年以來諸屯皆是隨運隨支初非有所樁
積臣去年交割六月到前政米帳具在朝廷數内鄂州
軍前并諸屯現在米共三十九萬五百一十七石有零
指擬米六十三萬二千一百餘石所謂指擬米者或未

運或在路不能皆足而科降之數亦在焉可知其槩矣所準朝廷科降皆是豫先計約指定期日以應諸軍宣限今若使一歲而驟欠二十餘萬石之數委難鑿空取辦臣竊覘廟堂軫念邊餉未嘗不欲如數應副而計房不爲實計姑應行移徒執已科之名未有實撥之米三軍張頤待哺一日無食咎在餉臣若司存財計餘裕制司耕屯有收稍可通融亦不至急切如此臣賦分多艱遭時連潦值此窘乏之極凛然踈誤之憂臣所謂科降

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者此也所謂和糴者則臣請先言來歲制總兩司合科米斛數目總所常年創增米上半年五十五萬石下半年三十萬石下流生劵米二萬石贑州寨兵米七千二百石制司常年生劵米二十萬石則是來歲合科米共一百單七萬七千二百石又有今年合科前項今年下半年創增米十七萬石又閏月經常米六萬石通兩項計約則是自今冬至來歲合要措辦米一百三十萬餘石方能應兩司經常

科降之數倘有券外之費不與焉籍在計簿房臣言一不敢誣也此項米斛在朝廷必皆取辦新糴粒粒不可闕者然則今年糴事亦可謂重矣本所蒙朝廷科糴七十萬石江西湖南兩漕司共科糴七十萬石果使皆如數糴足亦不為過多諸路或得粒米狼戾亦不難辦今歲湖北水潦慘于去歲去歲猶有米可糴今歲未必可糴江西則臣得提舉徐夢衍書方云苦旱湖南則臣得漕臣鄧均書亦云闕雨臣觀兩路歲事已無全功今年

新糴必皆費力朝廷若欲糴實米須科撥實錢司存及時措置優價招糴猶可效力今總所準朝廷科降共二千八百萬計今數内一項制司舊本錢二百五十萬貫則去年糴事雖委制司實總所任責總所方以陪費請制司又安有餘財朝廷但知裁減米價增添銀值此錢實無有也一項廣東提舉司銀八萬兩折價自江陵至廣州往回四五月每歲解發銀綱至所動是經歲今縱目即差人取錢豈能及新糴一項今取制司交割銀六

萬兩折價制司元交委有此項銀兩臣任內不無那借支動有借作調遣支犒用者有見樁他郡犒者有行為銀盆銀牌在庫者些小存在留以激勵三軍盡數取之爷如洗矣緩急何以措手一項科降官告度牒準折此在他司用苗頭數糴則可在總所依市價招糴則難蓋數糴則派付上戶上戶不敢不受招糴則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來若令鬻價糴米則此豈旦夕所可發泄所謂見科到實錢止是封樁庫一項支撥十七界京交

五百九十萬新米糴價司存猶未知高下姑以去年米價準約則僅能糴及一十一萬餘石臣深恐計簿房因所已科之數便指為已辦之米上誤朝廷之歲計下誤邊鄙之軍食他時朝廷不問所科錢數虛實但謂邊臣不能辦事或以無糴之米指為科數豈不利與害兼目今新米上市價值尚廉措置失時轉是增倍此亦事理之所見易者及今不以實錢收糴委為未便臣前者正慮及此嘗申朝省今歲乞勉委本所糴事近自恭聞指揮

日夕憂慮為之食不下咽大懼誤事臣所謂和糴嗣歲
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者此也伏念臣猥司邊閫
其于總賦之事實無兼人之長職思其憂有如前項利
害豈容隱黙欲望聖慈特賜軫念邊餉關繫宣諭宰執
大臣察臣所奏無一非實將總所今年創增未科米科
支實米以濟目前之急令年新糴糴本錢科支實錢以
備嗣歲之計仍乞體念本所連年疲于糴事特與減損
今年糴數撥付他司庶易辦集豈惟愚臣之幸實國事

幸甚

奏廢罷茶局科助

照對臣蒙恩承乏上流亦旣閲月首聞朝廷收諸司茶局之利盡歸公上此在前政已自遵承況如微臣惟有恭奉然其間有因仍而尚在不容弗别白以具言竊見制總兩司歲仰茶利以佐軍費總所約收數百萬制司亦收數十萬今諸局悉廢矣其尚存者惟總所之鄂州金口制司之岳州楊柳灣乃是各處土着些小食茶皆

以步擔往來初非連艘巨販竊知前政曾申朝廷乞通此一綫之路良亦懇切至今未準回降却聞嘗得提領書報許以金口而上自作斡旋意謂存十一于千百以此兩局尚仍舊貫然自連月更張之後已非往時收趂之比盖緣朝廷未有明降指揮將許令兩處存留將俾之一概禁止以致民旅懷疑官吏蓄縮或因或革未知適從臣竊謂茶鹽國之利權假之方鎮則以供軍收之公上則以裕國惟上所命孰敢不共但以國計固貴于

阜通兵計亦不可以驟乏有司只當量其出入以告朝廷必能權所取予之方臣頃者備數淮堧朝家收回鹽利遂蒙每歲令項科降獲免乏興又蒙姑留淮安州此神場璉海鹽一項税錢許之仍收貼助是皆近比可考不誣茶鹽等也敢援是以請區區欲望朝廷重矜邊計詳酌事宜俯念兩司茶利驟失自今歲以往每年特與科撥各若干以示補助以濟乏絕不勝幸甚其京口楊柳灣兩局併乞取自指揮或與存留或悉住罷臣敢不

遵奉惟謹

奏乞免今年和糴

照對臣兩年承準朝廷指揮和糴糧餉為數浩瀚知數
泒之非便惟招誘之是行官價既俾之隨時民旅自樂
于為市不謂去秋州縣因歲薄收謂糴妨民奉行監司
風旨多事沮遏致使糴場官吏束手而無策富家巨賈
重足以避禍或榜江津或罪牙儈姦民負官錢者所屬
不與理索巨室領糴本者越月輒以退還指嗾譁徒裝

撰誣訟他司務徼美譽本所盡萃惡名臣以職守所聞只得黽勉自任中間掣肘不可具言幾誤軍儲失歲計茲幸仰賴公朝主盟幾舊歲七十萬之糴僥倖通融及數蓋不勝其難矣兼之每年糴本司存不待朝廷科降預先截撥諸州綱解銅錢趂時措置今不可以復行矣每年糴價朝廷所立常少本所所支常多今無力可以陪貼矣又況總司子司自來本有體統軍食民食豈可不相為謀今來新年和糴在司存事力事勢委是不復

可以任責若不預先控告臨期或誤指準申請已晚區區欲望聖慈特賜矜體念兵餉關繫至重察臣非敢辭難宜諭大臣早賜處分以淳祐十二年和糴米數分委江西湖南北監司任責按時招糴不勝公私之幸若仍舊委令本所寧乞將臣免兼總領職事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

照得制臣管軍餉臣管糧漕臣管餉祖宗舊法中興以來所遵行者惟京湖制司因循權宜之陋今合是三者

併一司任之厥惟難哉兩年以來因運襄樊生券糧米

蒙朝廷科撥湖南漕司米斛若曰官以運為名運以湖

為地此漕臣所合出力任責去歲省劄元行責之湖南

漕司都史措置運發至襄陽施行本自曲當本司以地

里頗遠與之折東自潭而荆漕司任之自荆而襄制司

任之此亦頗合人情矣運使鄧安撫老成體國後來一

半水脚亦與通融支兑本司賴以僅逭曠責今來淳祐

十二年分蒙朝廷先科米一十萬石繼蒙再科五萬石

本司申獲朝旨其先科十萬乃令制漕兩司各認水脚一半本司不敢推托遵奉指揮自春半委官團催綱船賫帶一半水脚往漕司關請一半措置催運趂水裝發今乃涉時數月適値漕臣新舊之交懇請再三藐不相應漕吏祇以無例藉口不思中興之初岳武穆復襄朝廷至舉湖南一路委之兼制嘉熙間朝廷亦以撥隸京湖豈但區區之水脚此在今日固非所敢援本司稽諸故府檢照取運體例因得淳祐三年湖南漕臣范煥章

應鈐任内備牒本司公文考其前後該載則自淳祐元年運米已援嘉熙例淳祐三年運米又援元年例皆是湖南漕司出備水脚范焕章乃近世名監司號有風力其視王事所在則不但于運費弗靳所以待遇制司亦存事體公文灼然可考本司近不免以此眞本封呈湖南運司令來先科十萬石雖蒙省劄已降指揮令湖南漕司于鄧運使所趲剩錢内科撥十八界京交五萬餘貫付漕司充一半水脚餘令制司貼認已費應辦所有

續科五萬石未準匾處在本司既無力可以取載在漕
司惟恐復不相體恤若照范運使體例上項脚錢並令
湖南運司盡數認支無可辭者所合將元得范運使公
牒真本繳奏伏望聖慈軫念本司經理新復難于往時
劄下漕司遵照舊規共濟國事將上項續科米五萬石
任責運發認支水脚令赴本司交卸所有運至襄樊一
段此却本司自任其責將來亦合令京西湖北兩漕司
均認庶幾不失朝廷設官分治之意

奏襄樊經久五事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臣猥以無狀仰奉聖
上廟謨雄斷賴將士之力披榛蕪治壁壘亦既換歲粗
臻厥成第惟圖經治之功固難為經久之計尤難其有
合行規畫事件嘗博詢之衆論有當急者數條輒不避
天威謹開具奏聞于後
一襄陽一城周圍餘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而
壘要非三萬人不足以守見今屯戍計二萬一千餘

人賴國威靈連月修浚捍禦粗無踈失然諸軍皆客
戍也春事既定他路所調者將歸元戍本部所調者
亦當踐更士卒寧無家累之懷思往來且有道路之
疲弊兼是軍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家糧官給兩分
此非可久之計也臣向在淮閫修復壽春次年即移
屯廬州義士軍七千餘人改付壽春駐劄自此壽春
兵戍遂省此一項生券而此軍亦與此城相為固守
今襄陽戍兵恐亦當用此策竊見荆鄂諸軍内多有

舊來襄陽軍籍累年內徙雖若重遷中間邊人亦自懷舊倘能處置以得所必有勸率以願歸臣愚擬乞朝廷行下制司與軍前商確且以萬人為率議令移屯或前軍或摘調不拘并不拘南北軍臣去歲已曾支錢令襄陽府計置創造寨屋萬間以備屯駐臣又近曾行下襄陽府內戍軍有願授田自耕將來欲移家者令以近城良田給付姑以此誘之但以軍人挈家就道券食僅給其身一行移徙費用官司所當優恤臣計算一萬人

一年生券合該米九萬石十八界交三十六萬貫若蒙朝廷捐一年之費下制司分作兩次給付顧移軍人于起行到戍日各支一半（米恐欠闕正色或以一半折價）俟其到戍之後則各人熟券即係總所任責向後此萬人不煩朝廷科降雖一時之費用實永久之利也若得萬家在寨同心如城邊壘之根本固矣第或謂萬家形也除軍身外姑作一家三口則是三萬口不測圍閉恐糧食無以濟給此固不得不慮者然此事區處無

緣一旦驟以萬人遷入所當立定規模逐旋措置在制司亦當預為緩急貼助之備在本府則當撥以養種贍給之宜在官軍則亦必自為營生之業全在守臣得人切切然視此如作家計經紀俾令那遷如歸則事無有不可辦者不然徒以苟且過歲月非所以為國計也

一言經理之計于今日者莫不以屯田為第一議豈不曰襄陽沃壤彌望歷年荒蕪因由致穀軍可使耕募

民實塞農必願往可以減戍役可以省轉輸此策誠目前所至急者然臣觀古今耕屯邊寇不入則穡人成功圖惟以漸則可責辦于速則難蓋今襄陽漢水之外即是敵境灌莽千里久無人烟募民則舍易而就險用軍則喜逸而惡勞亦人情之所難非威勢之可强今須當用晁錯之說張全義之規以勸之一字爲主先給以本未可便計其利官司只得備辦農具貸借牛糧開墾之初與免官課措置有緒量納屯租

官耕則選委將士分任拘確民耕則招募頭目團結隊伍無事則出作有警則入保許以開荒若干收課若干補轉官資以示優賞仍從朝廷精選材能之士專任綱領之責俾與襄陽軍前商確區處亦如往歲官屯計所收議賞耕近毋耕遠種早妙種晚毋苟取毋私收若是經畫一定又幸無虞加以歲月課效見矣臣自去年以來已屢諭本府及分司留意耕事近者東作亦已行下令廣作規模許以軍民雜耕節次

已發并見發牛五百餘頭籽種數千石見今催趣指
畫但司存事力未免窘于用空言恐不能動于人須
得朝廷專設一司官吏别科一項錢糧優立一等賞
格本司卻當相共審度區處異時墾闢既廣登歛有
成用理軍餉悉惟朝命其欲圖耕屯之實必出于此
一前項所陳曰移屯曰耕屯無非為省劵食計然邊城
新復三軍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乏供經理之初勢須
朝廷更與令項應付三兩年軍劵乃若漕運一事疇

昔承平所難今糧來自江西湖南出産之地運至荆
鄂間已涉經句況自漢口沌口魯洑柳子口等處由
復入郢遠者一千四百里自郢至襄又七百里中經
白湖諸灘之險且有哨掠邀截之虞全藉春漲而取
諸江夏潦而泝諸漢秋防未動歲計已畢然後恃以
無恐竊照轉輸本漕臣職也制司去年權宜措置竭
力應辦僅克有濟今運事又及時矣臣固不敢遽諉
他人見辦輕艘以備津載然獨力懼有于遺慮而責

任宜委于專官昔者岳飛繼復襄陽朝廷即命沈昭遠應辦糧餉今來欲乞公朝選委京西轉運一員專一任責庶幾兵食不致闕乏臣又有一二愚慮昔嘉定間棗陽陸運最難朝廷科降不理資次鹽鈔三萬袋下京西運司許召商旅運米若干至棗陽支鹽鈔若干袋一時人競趨之糧以給足今乞倣此以募大商之願運以往者端平間淮西糧運費力朝廷昔命漕臣委官于鎮江置局辦舟發米自運河出淮里光

豐閒者猶記三四萬石減舉主一員今乞倣此以勸邊吏之出身任運者此皆犯危冒險非是不足以使人也敢併備采擇

一襄陽雖重鎮往年諸郡按堵聲勢聯接屹然據南北之要信如常蛇首尾之相應今不同常時矣自水而至郢城七百里自陸而至江陵亦四百五十里相去遼邈若是所賴漢江水泛轉輸之可進南漳山險間徑之可通形便勢捷固國之所必守也但載觀目前

地利荆襄郢三州在今猶鐺脚也臂指常貴于運掉
脉絡不可以斷續然則控扼所在居三州之中者實
惟荆門其如舊治平夷素無險要沮漳寓治僻在濱
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採之衆論以謂曩歳制臣孟
珙曾委官相度利河嚴山兩處正在荆門管下欲于
此而為經理之地蓋其去襄二百餘里去郢纔數十
里俯瞰漢水相連黄茅諸山水運而上者必經陸行
而北者亦近或謂荆門當移治于此擇利據險以為

襄郢聲援居常糧運則可以艤棹緩急調遣則可以
駐師縱有寇入亦可以使無扼吭拊背之患其言委
有可采但興一州郡添一城守此豈易事司存人力
財力俱有所不及無已則命一勇將據山傍江姑且
作一大堡屯兵二三千人俾事耕植招集休養以漸
經畫始俟二三年間事力有餘然後邊沮漳寓治之
民居焉幸而底成悠久之利也此事本司未敢輕易
區處如朝廷以為可行乞委官相度仍須假以兵糧

之助則諸將中必有出而任責者
一襄陽新復之地以十五六年狐狸所嘷日月幾何粗立官府池城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敵人常有闖伺之心民旅猶懐顧慮之意若非朝廷每事優恤其在邊郡何力支吾臣前項所陳如兵食地利固至重矣其次州郡之立則又以官民為本竊見京襄之民屢經寇擾久困流離或耕鑿山谷以茍升斗之粟或遷移入城以趨錐刀之利縱云

復業生意未蘇今乞照淮邊近年優恤體例將新復
州郡應于租税各與蠲免伍年庶有以慰邊民懐土
之心乃若仕于襄郢間者類多孤寒身冐險阻捐棄
親戚本為尺寸之計出入行伍且無俸廪之優雖云
居官况何有今乞照江陵郡官减舉體例將襄郢
諸郡文武官屬端的在任宣勞人任滿酬賞外許從
本司保明更與陞擢選人與减舉削庶有以為士大
夫趨事赴功之勸

貼黃

臣竊照京湖兵力昔號強盛自淳祐減額後尺籍日以削比年敵無大入所備不過江陵一城及上流邊面今襄樊郢皆城矣備多則力寡表實則裏虛勢使然也目今襄陽見戍兵内四千人係江淮湖南所調旦夕春深無事皆當歸戍向後秋防若只用本司兵力分布必有不敷緩急道路梗塞遣援無益臣竊見數年以前京湖之兵力有餘而江淮間不及朝廷歲

下荆閫調五千人戍安豐且嘗移屯京湖一項軍馬屯京口以備策應今日之事則江淮有餘力而京湖為不及每年襄戍若非朝廷趲那貼助則城大人少恐有遺慮欲望聖慈併諭大臣候入秋日仍將回戍江淮兵湊五千人調赴襄陽同共捍禦俟將來經理有緒兵力稍壯郤與免調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册取鄧奏

臣不避天威輙有聞奏臣粗習為吏本非知兵正以守

邊之罔功願致為臣而俾去不當再有陳述實緣舊歲
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淮寇之
未去未免復畧調牽制之師大槪皆用寡以襲虚初非
敢動衆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社之有靈與
將士之僇力屢俘敵首稍懾戎心前後並已奏陳睿聽
外惟是襄均守倅累以兵冊來告謂河南惟鄧為大賊
兵所屯去襄纔百八十里鄧不去則襄樊均郢皆不得
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登相與商確每贊其決

臣自度無羊祜陸遜之才且懼犯蔡謨孫綽之戒與之
論難反覆非止一次臣始語之以端平前代有襄金人
未嘗有鄧不必去鄧而襄自可立進登等則曰金人有
鄧不足憂北人在鄧不可玩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
之尚應難久鄧陷敵已幾年縱得之豈為我有乎進登
等則曰得之非為能守止欲平其城毁其巢使敵不得
藉資糧以為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不復立乎
雖鄧無資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敵城之毁

者多不復立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所
當復人尚以挑敵言鄧乃券外不幾深結敵憤徒厚其
毒乎進登等又曰取之敵至不取敵亦至取則敵有所
畏而無所資不取則敵有所資而無所畏敵能以春冬
撓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撓敵臣又語之以復襄上命也
師出猶為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進登等
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為專之可也豈可先以
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也氣未固果欲

有志于此猶當稍待歲月視吾力有餘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勢鄧適人心離兵戍虛失此不取異時敵添重屯不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已者勝不知彼知已者敗今鄧之諜傳雖爾安知敵不匿其大馬壯士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于士氣未可輕用于國威進登等以此其議稍沮乃者不過俾之度勢酬應從事攻撓姑翦其枝以攻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近因程進等金師告捷將士為之踴躍

思奮臣已即行下諸郡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
以備秋防豈敢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
劄具言鄧有可勝者十欲于六月間裹用三千人攻其
南均用二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
若有內應則納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內應則掠其野而
俘其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
書如登亦可謂忠于謀國勇于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
其策亦不可盡非臣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爲人慕

客觀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人難行舉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于勞動兩軍對壘利鈍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議無故而輕舉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否係焉用敢以登親劄繳塵睿覽臣已報之緣見乞休致令登需聽宸算伏望聖慈宣示輔臣詳議可否如其說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副使高達斟酌調遣如一行錢糧令王登親

往軍前任責應辦只許限以往來旬日保無疎失乃可

登用如其說難從伏乞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可齋雜藁卷十九